

蜗居时代最真实的房产争夺战
2010年最拷问人性的家庭伦理大戏

全国各大卫视、省台 [震撼上演]
《马文的战争》姊妹篇

LAONIU
JIADU
ZHANZHENG

林黎胜 刘 誉 / 著

老牛家的战争



兄弟反目 / 叔嫂斗法 / 父子成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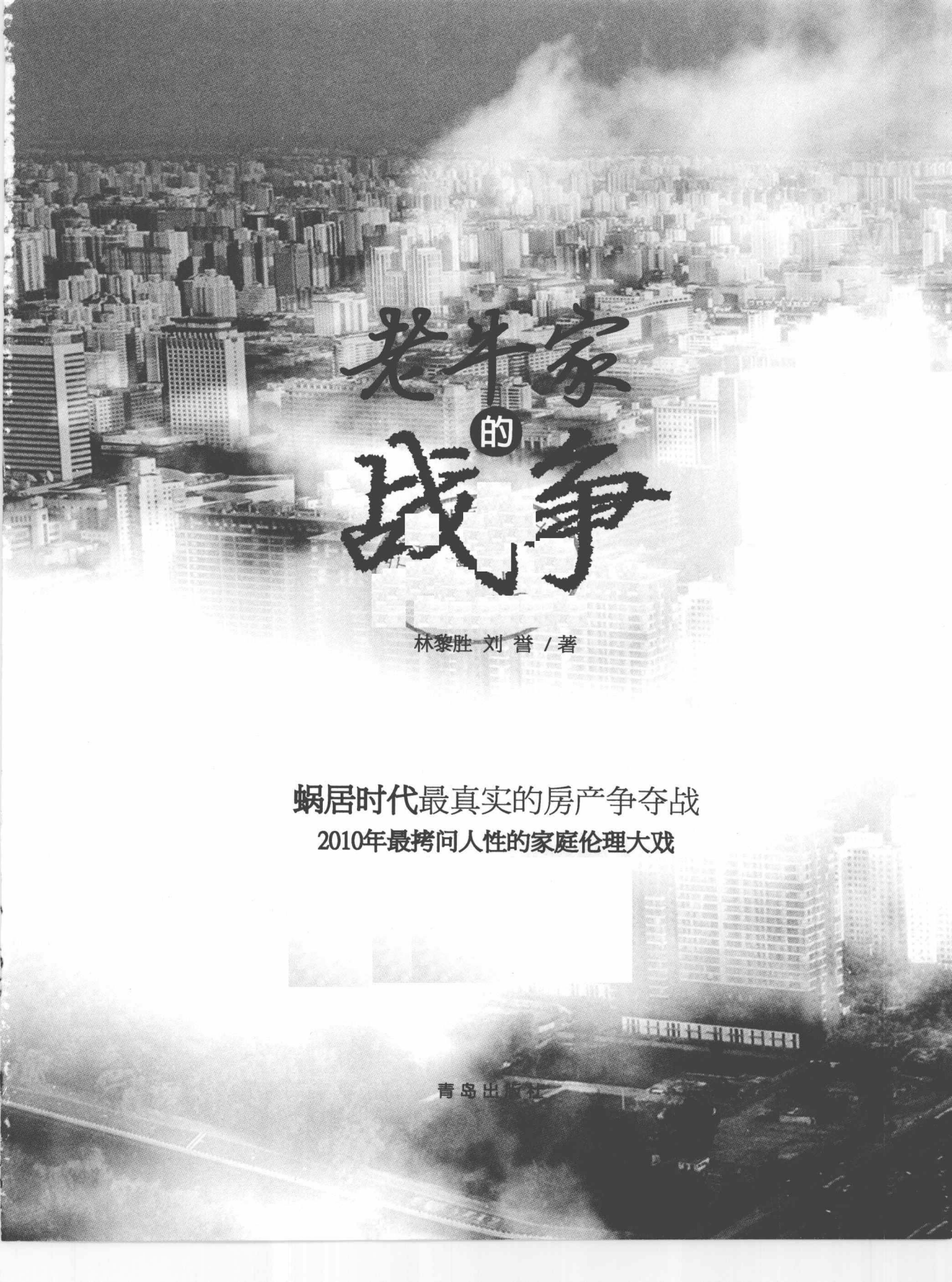
利益面前，血脉亲情竟如此脆弱

揭开小人物生活中最残酷的一面

描摹一代人从“孝子”滑向“啃老族”的内心挣扎

热播大戏
畅销小说

青岛出版社



老牛家的 战争

林黎胜 刘 誉 / 著

蜗居时代最真实的房产争夺战
2010年最拷问人性的家庭伦理大戏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牛家的战争 / 林黎胜, 刘誉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0. 5
ISBN 978-7-5436-6298-8

I. 老... II. ①林...②刘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266659 号

书 名 老牛家的战争
作 者 林黎胜 刘 誉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(兼传真) 80998664
责任编辑 常 红
特约编辑 董建国
装帧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·乔峰 张杰
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16 开(750mm×1000mm)
印 张 23
字 数 384 千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6298-8
定 价 35.0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 0532-80998826

建议上架: 畅销小说

长长的医院走廊亮得发白，晃眼。

浓重的来苏水味凝结在空气里，像随时要滴下来砸在地上。

老牛气喘吁吁地跑着，动作笨拙。他已经不再年轻。

身后传来小儿子志文的呼唤。老牛愣了两秒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旋即往回冲。老牛赶到重症监护病房门前时，医生正从病房里走出来，看见他，摇摇头，默默地离开了。

病床上的老伴儿慧娟已是弥留之际。牛家的长子志华牵着儿子向东，没过门的儿媳崔灿偃着次子志文，几个人静默在一旁。老牛握住慧娟的手，相对无语，唯有泪千行。四十载的相依相伴，终有一人要先撒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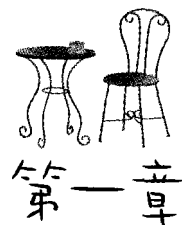
女儿张月梅和大嫂冯三燕因为母亲准备寿衣而姗姗来迟。儿女们开始慌里慌张地为母亲换寿衣，已经讲不出话来的慧娟身体又轻又软，任凭他们摆弄。她勉强张开双眼细细地打量孩子们，无限凄苦的眼光最后落在老牛身上。

老牛偏过头，不愿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别。

“妈！”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号终于响彻整间病房。

像是被斗牛士刺中了要害的斗牛一样，老牛身体抽搐了一下，脸瞬间僵住，热泪夺眶而出。





老伴儿入土之后，老牛把自己关在屋里哪里也不去，不和任何人交谈。他心里知道，慧娟走了，世上空得也就只剩四面墙而已。别说什么自有儿女承欢膝下，他们终究要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奔忙。该明白的老牛都明白，他只是想再仔细地想想，一个人，安静地想想。

已经是第三天了。蛰居的老牛连食欲都已渐渐降到无。晚饭眼看就要上桌，他却沒有一丝要出来吃饭的意向。儿女们担忧父亲的健康，却对父亲牛一般的倔脾气束手无策。推来搡去，还是女儿张月梅放下手上的活，挤出厨房去敲老牛房间的门。

屋里没人应答。门没锁。张月梅迟疑了一下，推门进去：“……爸？”

老牛窝在晦暗房间的一角，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电视机屏幕，一动不动，宛如一尊雕像。电视画面上，一脸怒容的斗

牛身上插满了镖，血流满身，正与斗牛士对峙。牛的眼睛里悲苦交加，令人过目不忘。

“爸，出来吃点东西吧！都三天了，您还油米没进。妈已经走了，您再把身体弄垮了，咱家就……”张月梅立在门边，进退不得，“要不我把饭给您端进来？您喝点汤也行啊！”就在张月梅失望地打算转身之时，老牛关掉电视，徐徐起身。大概因为坐得太久，老牛站起来很是吃力，张月梅急忙去扶，却被老牛推开了。他缓慢地走出屋去，手上捧着一个首饰盒。

桌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。一家人围桌而坐，谁也不敢动筷。照理，老爷子终于肯露面，儿女们该欣慰才对，可实际上他们脸上写着的只有疑惑。

搁在桌面上的首饰盒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冯三燕一边瞟着那盒子，一边堆着笑拉开一把椅子：“爸，您坐！”老牛并不理会，面色凝重地站在桌前，望着墙上老伴儿的遗像：“慧娟一辈子，就留下这点儿东西。”

首饰盒里放着三个用手绢裹着的小包。依照老伴儿的遗愿，老牛把三个小包分别放在牛志华、牛志文和张月梅面前。三人都没动，只有冯三燕忍不住想从牛志华那儿拿过来，又觉得欠妥，遂将刚举起的手又放下了。

“你们的妈本想亲手交给你们，没想到走得那么急……都打开吧。”老牛越说越黯然，慢慢坐下。冯三燕一听老爷子发话了，急不可待地打开手绢，里面是一对玉镯和一枚戒指。她斜眼去瞅牛志文手上，是一条项链和一枚戒指。她又去看张月梅那包，尽管张月梅并没有动，但在冯三燕眼里，就属自家的包最小。

“这些玩意儿不是什么宝贝，也值不了几个钱，是你们妈的一份心，都留个念想吧……房子的事，慧娟走前跟我交代了，这套两居，我跟志文住；六部口那套小平房，还是志华你们三口住。”老牛从首饰盒里又取出一张存折，也放在桌上，“还有就是钱，墓地我花了一万二，买了个双穴的。国债、存款加起来，也就剩十万了。慧娟走之前，让我取了五万，按她的意思，这钱给月梅。”张月梅抬头正要说什么，老牛又开腔了：“月梅还没满月就被我们送了人，这些年没少受罪，现在又在乡下，日子紧巴。这点钱帮衬不了什么，算是爸妈给你的补偿。”

张月梅拼命摇头：“爸，我不要。”可老牛拿出盒底的五沓百元大钞，不由分说地摆在她面前。看着堆在眼前的厚厚一摞钱，张月梅几度欲言又止，她不敢直接顶撞

老牛，只好将目光投向弟弟牛志文求助。牛志文正低头摆弄着手机。倒是冯三燕，目光灼灼地盯着那些钱。

大家都意识到此刻气氛尴尬，个个都像很大度似的打着圆场。牛志华举起筷子：“爸，您先吃点喝点，身体要紧，房子啊钱啊这都是小事。”他老婆打蛇随棍上：“是啊，爸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！就那点家底，我们当儿女的难道谁还惦记着不成？”

老牛却偏过头去问牛志文崔灿怎么没来。牛志文说她加班走不开，改日再专门来看他。老牛不饶他：“你跟崔灿什么时候办事？”看着牛志文错愕的表情，老牛沉吟片刻：“你们俩处的时间不短了，你妈一直惦记你的事。她走之前没看见你结婚成人，现在赶紧办了，让你妈去的路上也安心一点儿。老理儿说，一个月内你跟崔灿不结婚，三年内都不能结了。现在谁也不听老理儿了，但老理儿还是老理儿。”

见牛志文点了头，老牛才心满意足地端起饭碗。一家人看老牛开始吃饭，便也跟着小心翼翼地动筷了。



晚上，牛志华带着老婆孩子回家。刚一走出楼洞口，冯三燕就开始唠叨：“凭什么给张月梅五万块钱，你这个妹妹怎么什么都要？咱妈生病那会儿，她天天来照顾，我还以为是当女儿的孝顺，敢情是盯着咱妈的存折呢！老两口统共就十万，她一人搂走了五万！她张月梅都不姓牛了，老太太凭什么还这么大方？！”

牛志华闷不吭声，埋头只顾着走。看他这副模样，冯三燕更是不依不饶：“牛志文那么鸡贼，这会儿结婚，老头儿还不等着出血？我看呀，剩下那五万块钱也悬了，早晚得被你弟搂走了！”

牛志华慢吞吞地点了根烟：“我弟结婚，你不也说是冲喜，好事吗？”

“你的脑袋还真缺个弯头！等着瞧吧，老头儿那点家底早晚让你弟弟妹妹全弄去，你一根毛也见不着！我问你，向东择校那六万块，你打算从哪儿出？”

牛志华被问住了，冯三燕乘胜追击：“给老头儿打电话，跟他借钱——老头儿手上不还有五万吗！牛志文结婚是大事，向东读书也不是小事啊！现在就打！”

就在牛志华皱着眉头不情不愿地从裤兜里摸手机的时候，老牛家里正掀起一阵小小的风波。

张月梅家住得远，天色太晚回不去，便留宿在老牛家。牛志文把房间让给他们一家三口，自己去睡沙发。女婿王大成哄着女儿王婉萍乖乖睡下了。张月梅望着父亲给的那些钱发呆。突然，她拿起钱，奔老牛那屋而去。

老牛抱着老伴儿的枕头在屋里踱来踱去。他打开衣柜，想把枕头放进去，觉得不合适；想放到衣柜顶上，比画了一下也不合适，只好把枕头紧紧抱在怀里。转了好几圈，最后还是把枕头放回床上，仔细地摆好。

敲门声响，张月梅走进来，径直把钱放在床头柜上：“爸，这是你跟妈攒下来的，还是您留着吧。”

“你在乡下，日子不易……”张月梅打断了老牛：“我挺好的，不需要。”王大成跟进屋来看见这一幕，想劝却又搭不上话，只好默默地站在一旁。

老牛坐在床边，双手扶着膝盖。“你妈走的时候说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送了人。能帮衬你一点，一直是你妈的心愿……咋了，怕这钱烫手？”

“没错，”张月梅点头，“你没看嫂子刚才那表情！这五万块我要拿了，家里准翻了天。我是困难点儿，但日子还能过。爸，不是我说你，人年纪大了，总得留点儿防老。”

“我有退休金，还有俩儿子，都能挣钱。我防什么老？”

“儿子？妈走前一天交代过我，”提到过世的母亲，张月梅有些哽咽，“……算了，没什么。爹，反正这钱我不能要。”

老牛动气了，一副命令的口吻：“给我拿着！给你这钱是你妈的遗愿，你成心让她在路上走得不踏实啊！怎么着，还记恨我们是吧？从小到大你一直跟家里对着干，给你找工作不要，给你找对象不要，给你钱你也不要。你就是想让我痛快对吧？”

王大成一看老牛急了，揪着张月梅的衣袖，低声劝她把钱收下，一手要拉她回屋。谁知张月梅甩开他的手，声音反倒更高了：“我今儿还非要把话说清楚！您都把我送人了，找工作、结婚的事，我干吗还听你们的？我打小就靠自己，没指望你们，也没记恨你们。你们也没必要拿这五万块来补偿我。我挺好的，这钱我是指定不要了！”

牛脾气的爹遇上了牛脾气的女儿，苦了夹在中间的王大成。他看着两边一个比一个难看的脸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恰在这时，刚洗完澡的牛志文听到屋里异常的响动，推门来看，见老牛气鼓鼓地坐在床边，张月梅咬着嘴唇不说话，地上还扔着一摞钱，心中自然明了。他俯身捡起那五万块，拍拍上面的灰：“跟谁生气也别跟钱生气。这钱是爸妈的心意，姐你这是跟谁较劲儿啊？”

张月梅推醒已经睡着了的女儿，嚷着要连夜回她门头沟的家去。老牛吼了起来：“滚！滚得远远的！牛家没有你这个女儿！”

正在此时，手机响了，是牛志华打来的。

牛志华一家在离小区不远的车站等公交车。得知家中吵架的事，牛志华忧心忡忡，冯三燕却听得興味盎然，还在一旁嘀咕着：“本来她就不该拿，她不要正好，咱们还能分点。”

公交车还没来，小向东突然叫了一声“姑姑”，冯三燕抬眼，见张月梅领着一家人头也不回地走出小区，冲到路边拦了辆出租车便走。牛志华有点急，转脸却发现自己媳妇脸上竟挂着一丝得意的笑。

“记得明天给你爸打电话说那五万块钱啊。她张月梅不要，咱们要。”

这句话一下子把牛志华的火给点着了：“想什么呢你？三燕我跟你说，那钱你别惦记，我妹不要，我也不能要。妈刚走没几天，才分完东西，就翘着脸跟爸要那点钱，我还要脸吗？没看我妹跟爸都闹起来了，我这哥怎么当的啊？！”

冯三燕毫不示弱：“你这当哥的落下什么好了？分个包都是个儿最小的。牛志华你逞什么能啊，向东眼瞅着小学升初中了，那择校费你给我变出来？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？就冲你个修水管的，一个月累死累活挣那仨瓜俩枣儿的还想把自己当财主！家里这些事我要是不想着，你玩得转吗？”

听到这些，牛志华如泄气的皮球一样不吭声了。

● ● ●

太阳无精打采地升起来。

老牛一夜没睡踏实，起了个大早，进厨房准备早饭。他拿起灶台上的油瓶，倒了几滴，空了。翻箱倒柜找油，未果。他不由自主地往客厅的方向喊：“慧娟，你把油放哪儿了？”

没人回答。

身后的锅已经冒烟了。老牛又是开抽油烟机又是找锅盖，手忙脚乱，情急之下又叫起来：“慧娟，慧娟！”

刚起床的牛志文闻声跑进厨房，赶紧把火关了。牛志文知道父亲心里不好受，便建议一起出去吃早饭。可老牛的倔劲儿说来就来：“你爸还弄不出一顿早饭来？就在家吃！”

父子二人并排坐在茶几边，对着电视上的晨间新闻草草地凑合了一顿极简的早餐。牛志文匆匆赶往公司，出门前和老牛打招呼，他却发呆没有听到。直到防盗门发出“哐”的一声猛响，老牛才眨了一下眼，放下碗筷，神情很是落寞。

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，该去学校了。

老牛今年六十五，在一所中学教了二十年的历史课，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去在传达室待了差不多五年。前阵子因为慧娟住院，请了一个月的假。如今慧娟人也走了，再不去上班就说过去了。

只不过是离开了二三十天的光景，这条从家往学校走的路竟显得有点陌生了。

走进校门，见到一个个向他问好的活泼的孩子们，老牛心中的那点儿惶恐与郁闷逐渐散了去。“年轻真好啊！”他这样想着，径直走入传达室。

刚把包放下，一个看上去比老牛略小两岁的人疑惑地问他：“您哪位？”

“……我传达室牛全胜啊！你不认识我？全校谁不知道传达室的老牛啊……您是干吗的？”老牛很诧异。

“我？我在这儿上班啊，传达室的，老吴。”

两个人同时愣在那里。恰好校长经过，看到老牛，连忙将他从屋里请出来到外面说话。原来那吴师傅是学校在老牛请假期间聘来的新的传达室老师。校长的理由说得很委婉，想表达的意思却很清楚，他讲的最真诚的是这场对话的最后一句：“老牛，这事算我对不起你。不过啊，该退就退了吧，享享清福。”

老牛失落地点着头，忽然条件反射似的回身进了传达室。

又到敲钟点了。老牛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电铃按钮前，抢先吴师傅一步按下了下课铃。清脆的铃声霎时响遍校园内外。

对校长和吴师傅投来的同情目光弃置不顾，老牛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出了传达室，大步踱出校门。

只是当风迎面狠狠地吹来时，他的背影仿佛又佝偻了一些。

斑驳的旧城墙下，掉了漆的长椅上坐着一排老头老太太，无所事事地晒着太阳。老牛从他们身边经过，暗想自己可能不久就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内心恍然一惊，下意识地加快了步伐。

回到家，迎接他的只有拢在光里、浮在空中的灰尘。书柜上，慧娟在全家的合影里对着老牛微笑。老牛端详着那张他再也见不到的熟悉的脸，心里升腾起一阵酸楚。

呆坐片刻，他起身爬到床下翻找起什么来。等他从床下钻出来的时候，手上多了一根落满灰的牛皮鞭子。老牛对着鞭子吹了吹，轻抖去上面的土，然后拎着它再次走出家门。

老牛来到路边的小公园，远远地看见有个剃头师傅在给人剃头，身旁停着的旧自行车上挂着一块皱巴巴的白布，上面写着“平价理发”。剃头师傅姓马，与老牛相识多年，退休在家闲得慌，便出来发挥余热。老牛本想坐在远处等理发的顾客走了再过去跟老马搭话，不料那边竟无端地吵了起来。

那顾客一副赖皮赖脸的胡同串子相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非说老马剪坏了他的头，一心想赖账，连两块钱都不愿意付，还跳脚叫嚣着要揍老马。老马一再退让，却助长了那人的嚣张气焰，竟稀里糊涂平白无故地挨了那家伙重重的一耳光！

“怎么打人啊你？”胆小的老马捂着红了一半的脸。

那人分明是个无赖，恶狠狠地盯着老马：“打你怎么了？还敢要钱！”他嘴里骂骂咧咧，戴上一顶破棒球帽，转身想走。只听一声凄厉的尖啸，无赖头上的帽子被一条横空飞来的鞭子抽掉在地。无赖被吓得不敢，正要俯身去捡，又是一鞭子抽过来，帽子又飞了。他直起腰来张嘴就要骂娘，只见老牛手提皮鞭立在不远处，眼里喷着火。

“给钱！”

“你，你干吗？给什么钱？”无赖有点怕了，帽子也不敢捡。

“找抽是吧？”老牛说着又提鞭要抽。皮鞭的威力震慑了那无赖，他挡着脸，求饶似的，摸出两枚硬币放进老马车上的铁盒子里，抓起地上的帽子跑远了。

一场闹剧过后，两个老头儿并肩坐在公园花坛边，无声地叹息。得知老牛在丧妻之痛尚未痊愈之际又丢了工作，善良的老马搜肠刮肚地想出各种话来安慰这个老伙计，说毕竟生老病死，人人都有这一回，得看开时需看开。

老牛抚着手上的鞭子说：“我是真喜欢在学校待着，每天看见那些学生我就高兴。这乍听不到上课铃，不自在啊。”老马说老牛是当老师成了瘾，就像自己一样，一天不来这里给人剃头心里就别扭。人可不能闲着。

“我老伴儿刚走那会儿我也刚退休，每天慌得我死的心都有。要不是这剃头的活计，还真难熬过来。你看我现在不也挺好。人啊，就是得会给自己找乐。”老马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你的乐是找着了，”老牛抬头望着天，“我呢？难了！”

老马想了想，眼睛一亮，撺掇老牛也在这里支个理发摊。老牛听了直摇头。

“怎么不行，我这手艺还是你传给我的，我那儿还有一副剃头的行头，给你支上。”

“再说吧。”

“别再说啊，咱哥俩这就天天在一起了嘛。老牛，你这头发也该理了，我给你整整吧。”

老牛摆摆手：“不理。”说完卷起皮鞭，起身兀自走了。



一间规模不大的婚纱影楼的摄影棚里，牛志文拎着一大袋麦当劳，靠在墙边看一对穿得很复古的新人带着浓妆跟工作人员嘀嘀咕咕。他当然不是他们的伴郎，他来这儿是等在这里当摄影师的女朋友崔灿。

崔灿从另一边过来，接过牛志文递上的可乐，喝了一大口，撇撇嘴：“这一对儿真够麻烦的，先是说我的光不好，折腾好几次，又跟布景较劲。好不容易拍完了，又

缠着非要打折。拍个婚纱照还别别扭扭的，一辈子不就这么一回吗？真累！”

“是，咱们决不能这么累，咱俩的事儿得办得痛快点！”牛志文嚼着一根薯条。

可崔灿明知故问：“什么事啊……结婚领证？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嫁给你呢。”

“别啊！这个月你必须嫁给我。”牛志文见崔灿睁大了眼，只好认真起来，“不是威胁你，这里头有说道的。家里老人走了，孩子要结婚，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，要不就得等三年。我爸的意思是让咱俩把事儿赶快办了，让我妈也走得安心。”

“这算什么？没见过你这么求婚的。人家求婚都浪漫得很，你倒好，用你爸妈来压人。”

“要浪漫还不简单？”牛志文往四处一看，顺手拿起旁边花瓶里一束道具花，“崔灿同志，为了以后我们能共同度过甜蜜的革命人生，请你嫁给我好吗？”说着就作势要跪下。崔灿被这小把戏轻易地逗乐了，嘴上虽然嫌他用假花忽悠人，心里却默默地答应了。

两人甜蜜地小打小闹了一阵，很快就回到一个最实际的问题，就是婚后住哪里。牛志文说以他现在的经济情况买不起新房，所以要崔灿和他一起住在他爸家里。

崔灿接受不了，她的意思是先挣钱买房，没房一切都免谈。“你们牛家人都牛啊！你爸一句话，我就这么嫁了，结婚哪有这么随便的？这些年租房子我都租怕了，结婚了都不能有两人世界吗？我想有新房不应该吗？”

牛志文被崔灿一连串的质问弄慌了神，忙不迭地安慰起她来：“应该，应该。灿啊，其实我早想好了，一定给你买个漂亮的新房子，让你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，不让你受一点儿苦。”

“你有多少钱就想买房？”崔灿抬起眼。

“……六万。”牛志文声音小得像别人在说话。

“我有两万七，加起来八万七，不到十万。”崔灿一本正经地算着，“这些在市区买不够吧？要不咱们去远点买，我同事就刚在通州买的房，首付才九万。”

“那不行，我牛志文结婚怎么也得对得起老婆啊，我得在城里买个两居，这样你上班也方便。”

“吹牛！没钱你风光什么啊，能有自己的小家住就行了。”

牛志文握住崔灿的手说：“我不吹牛，钱的事儿好办，有爸呢，跟他老人家借点儿。”崔灿不好意思，可牛志文却不觉得。“怎么不好意思？他是我爸，我从小到大

都没跟家里张过嘴，现在我要结婚了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，这点事还不能帮帮我？不过，倒是有个条件……你得现在就同意登记结婚，我才能跟我爸张嘴。”

“哎牛志文，这些你早都想好了吧？那么多鬼主意，你这不就是骗婚嘛！”

“骗什么婚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爸手头有十万，我借五万，加上我们八万七，付个小两居的首付应该差不多。”牛志文一把搂过崔灿，“你现在要做的，只是点头同意。”

这婚求得真是一点也不浪漫。

崔灿要去工作了，牛志文在她走之前又拉住她，一脸堆笑地问：“咱结婚在这儿拍照是不是免费啊？”

老牛骑着自行车进了小区门，一拐弯就被一辆正在倒车的红色切诺基给刮倒了，一条腿被压在自行车下面。等他吃力地把脚抽出来一看，裤子破了，腿也划伤了。老牛疼得龇牙咧嘴，勉强挣扎着爬起来，扶起他的车。

这时，一个留着短发、看上去很精干的老太太从切诺基上跳下来，连忙去帮老牛扶车。老牛气得头也不抬便吼：“有你这么开车的吗？！”

“太对不住了，您没事吧？”老太太一脸的歉意，“我手潮，刚才怕熄火，就给了脚油，顾了前面就没顾着后面……摔得严重不？不行咱上医院。”

老牛一听怎么是个女人的声音，抬头看还是个上了年纪的，有点意外。他语气也软了下来：“没事儿，你也认错了，小伤，你走吧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要不这样，我就住这小区，您上我那儿去，我给您上点儿药，我是个医生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老牛使劲摇头，他见那切诺基行李架上顶着好几包行李，还有一辆山地车，“瞧你面生，刚搬来的？”

老太太微笑着，显得挺年轻。“是啊，换的房，住城里方便点儿，而且这儿的老头老太太多，热闹。”

“这还是邻居了，欢迎啊！”

“是，我姓吴，叫我紫霞就行了。我就住六门 304，您跟我回去吧，我给您看看。”

“不麻烦了，真没事儿。”老牛推着车往前走。

紫霞不落忍：“您怎么称呼啊？”

“老牛一头。”他头也不回，潇洒地挥挥手，一瘸一拐地走远了。

老牛正要推车进小区车棚，看见孙子向东冲自己跑过来，身后跟着牛志华两口子，手上提着些没什么人爱吃的点心。

向东吵着要帮老牛推车，老牛笑呵呵地把车交给他，转头问：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

见牛志华表情犹豫，冯三燕抢在他开口前说道：“志华在家总念叨，怕您闷，又怕您做不好饭。我就说干脆上爸这里来热闹热闹，晚上一起吃饭。”

牛志华低头看到老牛腿上的伤：“爸，你腿怎么了？”

“在门口被车撞了。”老牛淡淡地回答。

“啊?!”牛志华立刻精神起来，“谁干的？我找他去！”

老牛摆手：“没事没事，回家吧。向东，鸦片战争哪年打的？”

“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 年，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 年。”牛向东答得非常流利，让老牛很高兴。爷孙俩牵着手乐呵呵地一起走在前面。

心怀鬼胎的，是走在后面的两个人。

大儿子一家陪着老牛吃火锅。

牛志华干了满满一杯白酒，擦着嘴说：“爸，向东这阵儿学习不错！”冯三燕立马跟上一句：“向东，告诉爷爷你期中考了第几名。”

“第一名！”牛向东很大声。

“您看，向东这脑瓜子好使，随谁呀？”牛志华赶紧把老牛的酒杯斟满，“依我说啊，那是随咱爸。我是后天的缺陷，咱老牛家的基因可是没得挑的！”

冯三燕在一边笑盈盈地看老牛又喝了一杯，神色中滑过一丝狡黠。她随即掐了一下牛志华的腰，低低地说：“拣有用的说，别老乱扯。”

老牛眼里落不下景儿，于是便开门见山地问他们到底有什么事。支支吾吾的牛志华到底还是得仰仗冯三燕那张百无禁忌的嘴。

“我们是说向东，这不要小升初了嘛，他们班主任说这孩子能上市重点！上了重点，半只脚就进了大学门儿了。不像月梅家的那婉萍，估计连个郊区的中学都难考上……”

听到这儿，老牛忍不住叹了口气。牛志华举起杯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女孩子嘛，成绩好坏无所谓。”

老牛放下筷子。“什么叫无所谓？书必须读！要不跟张月梅似的，不读书，现在跟她说几句话都费劲儿。”

爷儿俩碰杯，老牛一口喝完。牛志华仰脖喝酒的时候瞄了一眼冯三燕，又继续给老牛满上：“爸，这咱是想一块儿去了，为了孩子的教育，做父母的怎么干都值。向东必须好好读书，成才！可是吧，要上个好重点中学就得跨片，得花钱交择校费……其实不交钱上个普通中学也行，怕的是耽误向东考大学。”

冯三燕一个劲儿地往向东碗里夹菜，嘴上也不闲着：“现在就一个孩子，我跟志华砸锅卖铁拼了命也得把向东供成个高材生！都怪我们没本事，家里没条件。您看志文都研究生毕业，向东以后怎么着也得读博士，是吧向东？”

“是，”牛向东特认真，“我以后还要去留学，要接爷爷还有爸爸妈妈跟我去美国玩。”

“这孩子，别的什么都不懂，打小就知道孝顺老人。”冯三燕说完，还不忘补上一串笑声。

老牛夹了一块豆腐，蘸了蘸料，放进嘴里慢慢嚼，咽下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还差多少钱？”

牛志华干咳了一声：“没差多少，择校费六万，我们凑了……”冯三燕忙抢白：“一万，我们就凑了一万。”

老牛什么都没说，站起来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“咱们不是有四万了吗，你怎么说一万啊？”牛志华不乐意，埋怨冯三燕。

“向东是他亲孙子，你别管！”冯三燕理直气壮。

不一会儿，老牛回到饭桌前，“啪”地把五沓现金放在桌上：“这五万块，给孩子上学用去。”

“这，这不是给月梅的钱吗？”牛志华不敢接，“爸，这钱我们拿，不太合适。”

“这是你妈的钱！也不是给你们的，是给牛向东的。”

正在牛志华夫妇佯装推辞之际，牛志文回来了。冯三燕赶紧拿过那五万块：“爸，那就这样吧，等向东出息了还你。”

牛志文下班后，兴冲冲去超市买了几大袋酒菜赶回家，进门正巧看到几厚沓钱白